

文学即人学

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

汪兆骞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文学即人学

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

汪兆骞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 / 汪兆骞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143-7288-5

I. ①文… II. ①汪… III. ①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列传—世界 IV. ①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4792号

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

著 者：汪兆骞

责任编辑：张 鑫 姚冬霞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2325 010—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mm 1/16

印 张：31.5

字 数：500千字

版 次：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7288-5

定 价：7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 001 | 第一百一十届 (2017 年): 石黑一雄
- 008 | 第一百零九届 (2016 年): 鲍勃·迪伦
- 016 | 第一百零八届 (2015 年):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 022 | 第一百零七届 (2014 年):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 027 | 第一百零六届 (2013 年): 艾丽丝·门罗
- 032 | 第一百零五届 (2012 年): 莫言
- 041 | 第一百零四届 (2011 年):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 045 | 第一百零三届 (2010 年):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050 | 第一百零二届 (2009 年): 赫塔·米勒
- 053 | 第一百零一届 (2008 年): 勒·克莱齐奥
- 057 | 第一百届 (2007 年): 多丽丝·莱辛
- 061 | 第九十九届 (2006 年): 奥尔罕·帕慕克
- 066 | 第九十八届 (2005 年): 哈罗德·品特
- 070 | 第九十七届 (2004 年):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 074 | 第九十六届 (2003 年):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 079 | 第九十五届 (2002 年): 凯尔泰斯·伊姆雷
- 084 | 第九十四届 (2001 年): 维·苏·奈保尔
- 089 | 第九十二届 (1999 年): 君特·格拉斯

- 094 | 第九十一届 (1998 年): 若泽·萨拉马戈
- 098 | 第九十届 (1997 年): 达里奥·福
- 103 | 第八十九届 (1996 年):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 107 | 第八十八届 (1995 年): 谢默斯·希尼
- 112 | 第八十七届 (1994 年): 大江健三郎
- 118 | 第八十六届 (1993 年): 托尼·莫里森
- 122 | 第八十五届 (1992 年): 德里克·沃尔科特
- 127 | 第八十四届 (1991 年): 纳丁·戈迪默
- 130 | 第八十三届 (1990 年): 奥可塔维奥·帕斯
- 134 | 第八十二届 (1989 年): 卡米洛·何塞·塞拉
- 138 | 第八十一届 (1988 年): 纳吉布·马哈富兹
- 142 | 第八十届 (1987 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
- 147 | 第七十九届 (1986 年): 沃莱·索因卡
- 150 | 第七十八届 (1985 年): 克洛德·西蒙
- 154 | 第七十七届 (1984 年):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 158 | 第七十六届 (1983 年): 威廉·戈尔丁
- 162 | 第七十五届 (1982 年): 马尔克斯
- 167 | 第七十四届 (1981 年): 埃利亚斯·卡内蒂
- 172 | 第七十三届 (1980 年): 切斯拉夫·米沃什
- 177 | 第七十二届 (1979 年): 奥德修斯·埃里蒂斯
- 182 | 第七十一届 (1978 年):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 186 | 第七十届 (1977 年):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
- 189 | 第六十九届 (1976 年): 索尔·贝娄
- 194 | 第六十八届 (1975 年):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 198 | 第六十七届 (1974 年): 埃温特·约翰逊 / 哈里·马丁逊
- 206 | 第六十六届 (1973 年): 帕特里克·怀特
- 210 | 第六十五届 (1972 年): 海因里希·伯尔
- 214 | 第六十四届 (1971 年): 巴勃鲁·聂鲁达

- 218 | 第六十三届 (1970 年): 索尔仁尼琴
- 223 | 第六十二届 (1969 年): 贝克特
- 228 | 第六十一届 (1968 年): 川端康成
- 235 | 第六十届 (1967 年):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 241 | 第五十九届 (1966 年): 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 / 奈莉·萨克斯
- 248 | 第五十八届 (1965 年): 肖洛霍夫
- 252 | 第五十七届 (1964 年): 让-保尔·萨特
- 257 | 第五十六届 (1963 年): 乔治·塞菲里斯
- 262 | 第五十五届 (1962 年): 约翰·斯坦贝克
- 266 | 第五十四届 (1961 年): 伊沃·安德里奇
- 270 | 第五十三届 (1960 年): 圣-琼·佩斯
- 274 | 第五十二届 (1959 年):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
- 279 | 第五十一届 (1958 年):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 285 | 第五十届 (1957 年): 阿尔贝·加缪
- 289 | 第四十九届 (1956 年):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 294 | 第四十八届 (1955 年): 赫尔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内斯
- 298 | 第四十七届 (1954 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
- 304 | 第四十六届 (1953 年): 温斯顿·丘吉尔
- 308 | 第四十五届 (1952 年): 弗朗索瓦·莫利亚克
- 312 | 第四十四届 (1951 年): 帕尔·拉格克维斯特
- 316 | 第四十三届 (1950 年): 威廉·罗素
- 320 | 第四十二届 (1949 年): 威廉·福克纳
- 325 | 第四十一届 (1948 年): 艾略特
- 331 | 第四十届 (1947 年): 安德烈·纪德
- 336 | 第三十九届 (1946 年): 赫尔曼·黑塞
- 340 | 第三十八届 (1945 年):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 345 | 第三十七届 (1944 年): 约翰内斯·扬森
- 349 | 第三十六届 (1939 年): 弗兰斯·西兰帕

- 352 | 第三十五届 (1938 年): 赛珍珠
- 357 | 第三十四届 (1937 年): 加尔
- 361 | 第三十三届 (1936 年): 尤金·奥尼尔
- 365 | 第三十二届 (1934 年): 路易吉·皮兰德娄
- 369 | 第三十一届 (1933 年): 蒲宁
- 373 | 第三十届 (1932 年): 约翰·高尔斯华绥
- 378 | 第二十九届 (1931 年): 埃利克·卡尔费尔德
- 381 | 第二十八届 (1930 年): 辛克莱·刘易斯
- 385 | 第二十七届 (1929 年): 保尔·托马斯·曼
- 390 | 第二十六届 (1928 年): 西格里德·温塞特
- 394 | 第二十五届 (1927 年): 亨利·柏格森
- 398 | 第二十四届 (1926 年): 格拉齐娅·黛莱达
- 402 | 第二十三届 (1925 年): 乔治·萧伯纳
- 407 | 第二十二届 (1924 年): 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
- 410 | 第二十一届 (1923 年): 叶芝
- 415 | 第二十届 (1922 年): 哈辛特·马丁内斯
- 418 | 第十九届 (1921 年): 阿纳托尔·法朗士
- 422 | 第十八届 (1920 年): 克努特·汉姆生
- 426 | 第十七届 (1919 年): 卡尔·施皮特勒
- 430 | 第十六届 (1917 年): 卡尔·阿道尔夫·耶勒鲁普 / 亨利克·彭托皮丹
- 436 | 第十五届 (1916 年): 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
- 440 | 第十四届 (1915 年): 罗曼·罗兰
- 445 | 第十三届 (1913 年): 泰戈尔
- 450 | 第十二届 (1912 年):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
- 454 | 第十一届 (1911 年): 莫里斯·梅特林克
- 457 | 第十届 (1910 年): 保尔·海塞
- 460 | 第九届 (1909 年): 拉格勒芙
- 463 | 第八届 (1908 年): 鲁道夫·欧肯

- 466 | 第七届 (1907 年): 吉卜林
- 470 | 第六届 (1906 年): 乔祖埃·卡尔杜齐
- 473 | 第五届 (1905 年): 亨利克·显克维支
- 477 | 第四届 (1904 年): 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 / 何塞·埃切加赖
- 482 | 第三届 (1903 年): 比昂斯滕·比昂松
- 485 | 第二届 (1902 年): 特奥多尔·蒙森
- 488 | 第一届 (1901 年): 苏利·普吕多姆
- 492 | 跋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百一十届（2017年）

石黑一雄



获奖者：石黑一雄（1954— ），日裔英国作家。

获奖理由：凭借充满强烈情感的小说，揭示我们幻觉之下的深渊。

获奖作品：《远山淡影》《浮世画家》《长日将尽》等小说。

瑞典文学院2017年10月5日宣布，该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即将七十三岁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理由是：“凭借充满强烈情感的小说，揭示我们幻觉之下的深渊。”

接听瑞典文学院电话的时候，是下午1时，石黑一雄正在厨房，坐在餐桌前给友人写邮件。接电话后，他并未在意，以为是假消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该届诺奖中并非是热门人物，博彩公司开出的诺贝尔奖赔率榜上，几乎见不到自己的名字。当确定获奖真实无误，他又觉得如此高的荣耀砸在头上有点荒唐。

当他平静下来，回答媒体的采访时，他说当下仍然有这么多人关注一个严肃文学的奖项，实在令人惊喜。接下来，他饶有兴味地谈道，继他最大的偶像鲍勃·迪伦之后荣获诺奖，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从十三岁时起，迪伦一直是他的偶像。

其实，石黑一雄早已在文学疆域享有盛名。他凭借七部长篇和一个短篇小说集，已将世界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布克奖、惠特布莱德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政府文学奖和艺术骑士勋章等奖项和荣誉悉数收入囊中。

而且，因文学的成就，石黑一雄还获得了文学之外的荣耀，他的由英国著名画家爱德华斯创作的一幅肖像，曾被悬挂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唐宁街十号。日本天皇访英伦时，石黑作为文化名人，受邀参加国宴，并与英国政坛“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推杯换盏。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瑞典文学院乍一公布石黑一雄获诺奖，日本 NHK 电视台特意中断节目，插播石黑一雄获奖消息，整个日本喜气洋洋。五岁就离开日本，已成为英籍作家的石黑一雄，当然不是日本人，但即便如此，冠以“日裔”已足够日本骄傲。日本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开放包容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文化背景的石黑一雄，一直以“国际主义作家”自称。他认为，自己虽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但自己与另两位鲁西迪、奈保尔不同，他们的小说总借用印度文学、宗教、历史元素，完成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文化批判，而自己是不以移民或民族认同作为小说题材的亚裔作家。不管世人怎样试图从他的小说中寻找出日本文化的渊源和神髓，或耙梳出英国文化的蛛丝马迹，但石黑一雄本人从来不予认同。作为五岁开始移民的石黑一雄，既没有保留对日本故国的乡愁，也没有深深烙印大英文化，如果有，是作为移民在英伦成长中所遭受的冷遇和疏离的境遇。

来到英国，石黑一雄一家人总在计划返回日本生活，但直到今天，他和家人也没回到日本定居。至于在文学上，他从不认祖归宗般特意关注日本文学，他唯一喜欢的作家只有村上春树，因为他的小说很国际化。在英语环境下长大的石黑一雄，在文化上不能脱离英国，但他很少一门心思地专攻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高尔斯华绥，而像读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读法国的罗曼·罗兰一样，关注的是文学。

对石黑一雄而言，小说只是一个国际化的文学载体，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中，他考虑的是，怎样突破地域的疆界，创作出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对人们都能产生意义的小说。

石黑一雄雄心勃勃地说：

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日益国际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在过去，对于任何政治、商业、社会变革模式和文艺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进行高水平的讨论，而毋庸参照任何国际相关因素。然而，我们现在早已超越了这个历史阶段。如果小说能够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进入下一个世纪，那是因为作家们已经成功地把它塑造成为令人信服的国际化文学载体。我的雄心壮志就是要为它做出贡献。

在此我们不讨论文学的民族性与“国际化小说”的是与非，这是一复杂的学术命题。笔者介绍石黑一雄的“国际化小说”，在于肯定他的探索精神。

读石黑一雄的小说，就会发现，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其主旋律便是“帝国、阶级、回忆，以及童真的永远消失”。描绘出来，就是人一生下来，就被庞大的社会机器控制，情感被压抑，甚至连人类的本能爱、性与梦想都被剥夺，文学艺术被权力污染，人性被毁灭，人类也走向灭亡的悲剧图景。当然，石黑一雄同时又肯定世界还存在爱的力量，人类的罪恶都将得到救赎。记忆与遗忘、历史与当下、幻想与现实、毁灭与涅槃、绝望和希望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瑞典文学院所称，“凭借充满强烈情感的小说，揭示我们幻觉之下的深渊”，还称石黑一雄是“一位伟大正直的作家”。

石黑一雄，于1954年11月8日出生在日本长崎县长崎市新中川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石黑镇雄，是位海洋学家，母亲名静子。1960年，因父亲受雇的南安普顿国家海洋研究所迁至英国萨里郡的吉尔福德，石黑一雄一家迁居英国。他就读于萨里郡的沃辛县文法学校。中学毕业后，喜欢音乐的石黑一雄到北美旅游，同期自己制作一张样本唱片，发给唱片公司。

1974年，石黑一雄考入肯特大学，四年后毕业时获英国文学和哲学学士学位。经历了一年写作实践，他又进入东安格利亚大学深造，布拉德伯里和安吉拉·卡拉成为他的导师。1980年，石黑一雄以长篇小说《远山淡影》为毕业论文，获得创意写作课程硕士学位。

处女作《远山淡影》于1982年出版，该小说讲述在英格兰生活的日本寡妇悦子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悦子随第二任丈夫到英国定居，她有两个女儿。其中完全日本血统那个女儿，因不理解英国文化，选择自杀。悦子在处理其自杀善后事件时，陷入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悠长回忆。小说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叉飞跃中，呈现了一幅幅生活画面。作者很少对这些片段的逻辑联系和事件发展做说明。一位评论家认为，《远山淡影》中，“日本与英国的各种因素，被一张闪烁不定、隐而不见的意象之网笼罩着，被非常坚韧牢固的记忆的丝线牵连在一起。这是对于一位原子弹爆炸之后幸存者噩梦般的回忆，对于内心情绪骚动的极其冷静含蓄的剖析”。《远山淡影》没有完整的情节，只有淡淡水墨画般的意象，语言节制、隐抑、低调，令人印象深刻。《远山淡影》一出版，石黑一雄便获温尼弗雷德·霍尔比纪念奖，又被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英国最优秀的二十名青年作家之一。

1986年，石黑一雄出版《浮世画家》。同《远山淡影》一样，也是通过一位日本画家回忆自己二战从军的经历，意在探讨日本国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是“一幅日本民族性的浮世绘”。小说的主人公是很有天赋的画家小野增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军国主义教育，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是一场保卫国家的圣战。他以艺术宣扬军国主义，在政府的推动下，他成了名噪一时的大画家。然而，战争以日本战败结束。在美国的操办下，日本推行“民族化”，人们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小野增二在家庭、艺坛和政界的崇高地位荡然无存，昔日的友人亦弃他如敝屣，甚至连自己的爱女也以他的历史为耻辱。小说中，小野增二陷入对过往的回忆中，反思自己的过错和民族的前途。经过痛苦反思，过去的谎言被拆穿，小野增二认识到，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日本民族是在为某种荒诞虚幻的理想献身，而自己的艺术正是漂浮在这种虚幻的理想之中——“漂浮世界中的画家”。

关于小说主人公小野增二，学界有多种解读，有研究者认定他是一个惯于自欺的人，“具有将自己的愿望和恐惧移位或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倾向，从而逃避面对自己的感情”；另有学者指出，小野增二有注重浮名、善于伪装的虚浮伪善的一面。还有学者认为，小说中的小野增二，使读者看到了“日本民族性特征之一：

投机性”，并不认同石黑一雄以“国际主义作家”自诩。

《浮世画家》获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惠特笔奖和英国著名的布克奖提名。同年，石黑一雄双喜临门，与洛娜·麦克杜格尔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石黑一雄与麦克杜格尔，当年都曾是社会工作者，他们在诺丁山的西伦敦萨仁尼无家可归者慈善团体的会议上相遇。当时石黑一雄是以住宅安置工作者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对这桩婚姻，石黑一雄非常珍惜，给予他文学创作最有力支持者，就是妻子。他说：“我和洛娜的感情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我们都是社会工作者，在伦敦一家慈善组织工作。那时，她把我当成落魄的歌手，憧憬着我们会一起变老，成为老社会工作者。然后我们可怜巴巴的，一起翻看《卫报》的广告栏，找工作。”婚后，他们带着女儿娜奥米，居住在伦敦。

1989年，石黑一雄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日将尽》出版。小说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英国发生的故事，以给达灵顿爵爷当管家的史蒂文森之眼，见证了英国贵族的没落。史蒂文森忠于职守，将一生的才智和心血，服务于这位爵爷，看着主子在邪恶之路越陷越深的同时，自己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权威盲从，最终自己也堕落，成为邪恶势力的帮凶。

小说中史蒂文森并非没有自我怀疑，并非对达灵顿的“事迹”没有怀疑，史蒂文森回忆的不仅仅是人生之旅，也是对二战时英国的荣光岁月的追忆，更是对自己灵魂的自我反省，力求自我救赎的过程。

《长日将尽》甫一出版，即荣获当年的布克奖。同年，石黑一雄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使他离开日本近三十年，得以重回一直在思考和想象的故土。多年来，都是父母托人从日本购买教育资料，希望儿子能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但在英语教育环境中，他只能保留下跟家人用日语交流的能力。他的日本之行，在日本媒体引起一场轰动。日本对石黑一雄来说，意味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意味着印在脑海里的故乡的那些人和事，让他想起自己与深爱的祖父朝夕相处的美好岁月。他曾感慨地说：“我意识到那是寄托我童年时代唯一的地方，而我再也不能返回那个特别的日本。”日本，对石黑一雄而言，只有记忆，再无乡愁。

1995年《无法安慰》(又译《无可慰藉》)出版,这是石黑一雄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品。小说通过成年之后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力图重构自己失落了的童年。小说主要讲钢琴大师赖德应邀来到欧洲一座城市演出。抵达之后,自己却罹患遗忘症,仿佛生活在梦境里。他不认识的城市陌生人,却仿佛是他童年时打过交道的人,且对他们的身世了若指掌。城市请他来,是希望振兴该城,希望以他美妙的音乐净化城里人的灵魂,拯救已堕落的世界,而且认定他就是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的领袖。一个失忆的音乐大师的举止,自然让人们大失所望,人们陷入漫漫长夜……赖德并没有为童年的创伤,找到安慰。

将梦境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编织在无意识的状态里,于是小说也成了一个冗长的、混乱的噩梦,但这不妨碍石黑一雄获切尔特姆文学艺术奖。

2000年,石黑一雄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我辈孤雏》(又译《上海孤儿》)问世。该长篇中,石黑一雄把目光转向中国抗日战争前歌舞升平的上海。英国人克里斯多弗·班克斯九岁时,其父母在上海神秘失踪,他被送回英国。后来他从剑桥大学毕业,成为一名侦探,为了解开父母失踪之谜,他重回上海。小说以记忆重寻的方式,追忆克里斯多弗·班克斯童年时代在上海租界生活,然而儿时记忆不再,双亲也不再,这场寻找双亲之旅,构成了一个失落在历史叙述中的伤感的回忆故事。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租界殖民性语境中,面临自我文化身份的丧失,成为文化上的孤儿。这是否是石黑一雄在为自我画像呢?

2005年,石黑一雄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别让我走》出版。小说采用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形式,将焦点设在一个时间、地点模糊的未来,再一次用回忆写一个有关一座寄宿学校买卖人体器官,探讨伦理与人性的脆弱真相的故事。小说再次入围伯克奖最后决选,同时获世界文学奖奖金最高的“欧洲小说奖”。

2015年,睽违漫长十年之后,石黑一雄又推出自己的第七部长篇小说《被埋葬的记忆》(又译《被埋葬的巨人》)。小说以英国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交战的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一对夫妇寻找儿子的回忆之旅。该羁旅穿越了层层叠叠的秘密,通过堆积的无休止的怨恨,试图探问人类记忆、情感与爱的深远博大意义。

研究石黑一雄的学者，把写作《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和石黑一雄，都视为探索“回忆”主题和失去主题的作家。而石黑一雄认为自己是深受普鲁斯特影响，最擅长记忆、寻根。其实，石黑一雄式的依赖回忆与普鲁斯特那种对往事漫无用心的追忆，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各有千秋。

阅读石黑一雄的七部长篇，会发现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一直沉浸在回溯型的叙事结构中，一直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地追忆流光逝水般的往昔岁月，并在回忆时，对过往的人和事又都产生新的认识。对于移民作家石黑一雄来讲，“回忆的过程蕴含了记忆，并且记忆伴随着回忆”，它超越了个人回忆层面，还被寄予更深刻的集体记忆层面，民族记忆层面。不过，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人物，既在回忆中追述自己的一生，也在追寻自己存在的文化记忆、身份记忆，以及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历史记忆。石黑一雄的回忆已进入审美经验的一个途径，在回忆中达到心灵的彼岸，在回忆中精神回归家园。总之，石黑一雄的小说中，对回忆机制的描述，对回忆诗学的继承，为读者展开了一个“别样的深邃而迷人的回忆的世界”。

除小说之外，石黑一雄还从事音乐、戏剧、影视剧本的写作。

第一百零九届（2016年）

鲍勃·迪伦



获奖者：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美国唱作人、艺术家和诗人。

获奖理由：在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

获奖作品：《答案在风中飘》《时代在变》及《像一块滚石》（歌曲）。

2016年10月12日，瑞典文学院公布了第一百零九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唱作人、诗人，七十五岁的鲍勃·迪伦，又让入围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苦等了一年。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结果，但没人对此产生质疑，因为迪伦是近十多年知名度最高，拥有听众最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足够的力量，况且，早在1996年和2006年，他曾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鲍勃·迪伦是以创作的大量歌曲本身就是流传甚广的诗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美国诗坛怪杰“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对迪伦的歌词极为赞赏，称他为“最棒的诗人”。他曾特意写了一封推荐信给瑞典文学院，提名鲍勃·迪伦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信中说：

虽然迪伦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他在文学上的非凡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艺术创作中，以“书”的形态出现的极为罕见，只有一本他历时三年，苦苦在打字机上，伴以单调的声音，亲手敲出的回忆录《编年史》，记录了他人生志得意满或消沉彷徨的经历，“让人惊讶”。迪伦与靠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美学观念的作家不同，他是：

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价)

瑞典文学院在当年11月16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到鲍勃·迪伦的信函，因其有其他要事，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强调能获奖相当荣幸。因故缺席颁奖会的人绝非迪伦一人，但失去一个世界级歌手领诺贝尔文学奖，错过聆听他可能在金碧辉煌的大厅放声唱歌的机遇，的确让人感到遗憾。

这位自1988年6月7日，在美国加州巡演，以后每年演出一百场，迄今已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近三千场的歌手鲍勃·迪伦，在中国也颇有知名度。七十岁的迪伦于2011年4月，在台湾、北京、上海、香港连续登台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是春风和畅的4月6日，成千上万的歌迷涌进现场，演出气氛极为火爆。中国听众是从1994年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知晓迪伦的，那首飘遍全世界的《答案在风中飘》深深地打动了中国观众，而演唱这首由迪伦创作的歌曲的，正是他曾经的恋人——著名女歌手琼·贝兹。

答案在风中飘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条路
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
一只白鸽要越过多少海水
才能在沙滩上长眠